



大隈重信

任 鈞

開明中學叢書之二十三



大隈重信像

MG
K833.1374
2



3 1764 1917 8

編輯例言

- 一 本叢書專供初中學生各科課外閱讀之用，每出十二冊合做一輯。
- 二 本叢書每冊字數在三萬左右；一週內讀完一冊，分量正相適合。
- 三 本叢書依照學科的區分分做若干類，現在先出「名人傳記」和「歷史記載」兩類。這是初級中學國文課程標準「教材大綱」的「閱讀」項「略讀」目下所規定的教材。編撰的時候，特別注意於文辭的修整，文學趣味的富足，務使讀者在培養閱讀能力之外，更可以得到寫作能力方面的進益。而在歷史科方面，這兩類也是切要的課外讀物。
- 四 名人傳記的編撰，注意四個條件：(甲)當時的時勢，就是政治的背景；(乙)本人的家世，就是家庭生活 and 學校生活等社會的環境；(丙)本人

所建立的事業，包含一切創造、發明或其他事功的經歷；（丁）本人的評價，就是各方面對於這個人以及他的事業的批評。

五 歷史記載固然以事件的本身為主要部分，凡事件的原委曲折，沒有不明瞭暢達；但是對於事後的影響和「前夜」的描寫也相當的注重，這纔使脈絡分明，因果顯著。

六 本叢書為求確立系統和清楚眉目起見，每冊都酌分章節；每一章節又各加標題，揭明內容。

七 本叢書各冊大都注明取材的來源，一方面見得作者的矜慎，另一方面也可以養成讀者自動檢覽的習慣。

目次

一	少年時代的大隈	一
二	準備時期的大隈	六
三	兩次上京	一〇
四	第一次出現在外交舞臺上	一八
五	鞏固政府基礎與廢除封建制度	二五
六	「征韓論」時代	三三
七	攻佔臺灣	三六
八	十四年的政變	四三
九	早稻田大學	四七
一〇	組織政黨	五三

一一	二十一年之復活	二
一二	修改條約	六
一三	憲政初期時代	七
一四	松隈內閣和隈板內閣	七
一五	第二次大隈內閣	七
一六	結語	七

一 少年時代的大隈

大隈重信，是個名聞世界的日本第一流的政治家，明治維新時代的大英雄，大偉人。

因為他的國家是個跟我們中國很有密切關係的日本，而且，在他的畢生功業當中，和我們中國有關係的事情也很不在少數的緣故，所以，他也很自然地變成了我們所最熟悉的已往外國政治家當中的一個。

那麼，大隈重信，這巨人，這英雄的歷史是怎樣的呢？在他的一生當中幹過了些什麼偉大的功業呢？他所處的時代是怎樣的呢？還有，當時，在日本國內，一般民衆對他的態度又是怎樣的呢？……這些，毫無疑義地，我想，都是大家所急欲知道的事情。

本書的目的，就是想把大隈的一生及其功業等等作一個概括的素描

首先，我們且從大隈的少年時代說起吧。

世間一般做傳記的人，當他講到主人公的幼年時代或少年時代的當兒，總是愛用「生而穎異」或是「有神童之稱」等等一大套，一若不如此就決不合傳記的體裁似的。

但，我們所要講到的大隈的少年時代是怎樣的呢？真是有些出人意料之外，卻完全是用不到這些定型的形容和描寫詞句的。

在大隈侯八十五年史中，曾經記錄着如下的事情。在跟大隈共同遊戲的小朋友當中，有着比他大四歲的助八，和大兩歲的行藏。兩個人都是大隈的堂哥哥。在夏天，他們就捕捉蟬兒和蜻蜓玩。但因為大隈的年齡頂小的緣故，無論什麼時候他總是拿着袋子和籠兒守着已經捕捉到手的蟬兒和蜻蜓。有時，他覺得不耐煩了，就開始逃走，不幹。於是，行藏就把他打得哭起來。可是大隈卻一點也不敢反抗。由此看來，幼年時代的大隈，毋寧是個弱者，是

跟常人的想像很不相合的。

據那從小就跟大隈在一起的久米邦武所述，大隈在兒童時代，也並不是一個聰明的孩子。因此，他的母親還擔心他會損害家聲，時常在神佛面前燒香點燭，祈求保佑。

大隈沒有天賦的特別聰明和才智，而終於能露頭角於天下，這是什麼緣故呢？在普通人想來，一定是因為拚命用功的結果；但，依據他的自述，他並不是一個用功的學生，而且似乎還是一個懶人的標本。

沒有天才，且不用功；可是，後來終能成爲第一流的人物。這，也許不能完全歸功於環境的力量；但，顯然地，環境的力量是不能抹殺的。

大隈於一八三八年（天保九年）生於肥前國佐賀市的會所小路。乳名叫做八太郎。

大隈在七歲的時候入弘道館外生寮讀書。這是個教授佐賀藩子弟的

小學校十六歲入內生寮。這可以說是當時的中學。

大隈十三歲的時候，父親信保就辭了世，由母親三井子一手撫養成人。據大隈自身所述，家中雖然算不得豪富；但在經濟上是還不至於感到什麼困難的。大隈還有兩個姐姐，但都出嫁了，只有他自己和弟弟跟着他的母親。母親三井子似乎是個賢母。當大隈的年青朋友們聚集到家裏來時，她就盡量把酒菜拿出來款待他們。那些青年們時常談到很晚甚或直到雞鳴時分；但她一點也不表現出討厭的顏色。碰到大隈的朋友有什麼困難或是不幸的時候，大隈就要求母親給與幫助，她也時常盡力爲之而無嗇態。大隈後來之開放門戶，廣集賓客的風氣，原來是從少年時代就養成了的。

大隈在後來曾經熱心地反抗過藩閥；但在事實上，他卻不一定是反對軍閥的。毋寧是對於軍人還懷着相當的好意。據他自己說，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是個軍事學者。就是大隈自身，當他住在佐賀的時候，也曾專門研究過

戰兵術。到後來，甚至於還發揮過他的軍事學的智識。

當時佐賀的學風是給朱子學和葉隱主義所統一着的。所謂朱子學，就是封建主德川氏爲要使得幕府的壽命永恆的緣故而採用的官學思想。他們以爲異端邪說都會危及幕府政權的基礎，絕對排斥朱子學以外的諸說。其結果，雖然也會讓德川幕府保持二百五十年的生命；但同時，卻在思想上發生了因循停滯的現象，因而招來了幕府自身的衰退。而那朱子學也同樣地變成了佐賀的官學，所以，在那兒也就存在着因循停滯的學風。其次，葉隱主義，又名鍋島論語。當時會有一部名爲葉隱的書籍。那部書的內容，是鼓吹武士道的；同時，還極力提倡鍋島家所領有的佐賀藩中心主義。

大隈在當時不過是個十七歲的少年，據他自身所敘述，什麼了不起的見識是沒有的；但他對於因循的朱子學和褊狹的葉隱主義是抱持着反抗態度的。於是，他喊出了改革學制的呼聲，還因此釀成了風潮。

大隈所住的弘道館的寄宿舍是分做南寮和北寮的。大隈是南寮生，但於主張改革學制之點，卻跟北寮共鳴。而且爲着這改革學制的運動，南北寮之間還發生過打架的事情。事後，大隈被認爲首謀者，而被開除學籍。可是，從最初起就不滿於朱子學的他，卻因此而轉入荷蘭學寮，得到了吸收西歐智識的機會。假如大隈始終在弘道館做個順從的學生，整天只是埋頭於四書五經的熟讀和註釋的話，他雖然也許可以成爲佐賀藩的忠實官吏；但終不能成爲後來的大隈重信吧。這樣，在他，被學校開除這件事情上卻變成了開拓光輝的運命的發端。

二 準備時期的大隈

明治維新的歷史，乃是日本近代最大轉換期的歷史。那時候，掌握了二百五十年統治實權，雄據中央而儼然爲封建諸侯之長的德川幕府已經陷

入了行將崩潰的境地。新的政權非建立起來不可了。因此，稍爲有些手腕的人，都想睡手而取得天下。至於在當時就奔走於國事的，那更不用說了，差不多都是懷着惟我能取得天下之志的。而且，其中的確達成了自己的所志之幾分之幾的也很不少。因此，當時的有志之士，都不免有着一副焦灼的心腸。這大概也是個必然的現象吧。大隈自然也不能夠是個例外。

動亂的開始，由於美國艦隊的來到賀浦，強迫日本開放門戶。那是一八五三年（嘉永六年），大隈十六歲時候的事情。大隈進出於中央政治舞臺，乃是一八六八年（明治元年）的事情，那時，他已經是個三十一歲的中年人了。在十六歲到三十一歲的所謂青年昂奮時代，他只是旁觀着中央政界的風雲緊急，並沒有得到投身渦中而活動的機會。所以，這其間的他的生活，乃是個憂鬱，焦躁，不平，失望的連續。雖然到了後年他常常很樂觀地以爲那是個準備時代；但在當時，其實是煩悶到不得了的。

可是，大隈爲什麼不能夠在他的青年有爲時代活躍於政治舞臺呢？那是因爲他的藩主鍋島直正（閑叟）是一個保守者，堅持着怕事主義的緣故。大隈自己時常談論到閑叟的事情。從大隈的眼中看來，閑叟乃是個封建時代之末路的第一流人物。容貌偉大，性質聰明，且有君子之風。少壯時代，才氣煥發，急進地改革藩政，一鳴驚人。但到後來卻變成了漸進主義者，自從晚年身罹重病之後，意氣更加消沈，完全成了一個保守主義者，與前判若兩人。其怕事主義的極端例證，就是將應該處罰的人不加以處罰。據說，連大隈自身，若照當時的法律典型，也曾犯過幾次死罪；但由於閑叟的寬忍仁惠，終得以無事。

因閑叟爲保守退讓，使大隈在維新風雲緊急之際，不能跟別藩的少壯有爲的青年一樣，活躍於朝廷和幕府之間，真不免有脾肉橫生之嘆。他只是覺得取得天下的好機會一天一天地給放過了。熱中於功名的他，簡直覺得

一時一刻也不能安靜下去了。他也曾想要脫出佐賀藩，做個浪人，試行進出於中央政界；但沒有強藩做背景，誰會理你這白面書生呢！因此，若是要實行他的抱負，無論如何也有把佐賀藩爲其背景必要。但是閑叟卻終於到最後都沒有發動。於是，大隈於憤激之餘就不免謂之爲因循姑息，爲優柔不斷，爲保守退讓。這在大隈，因爲自己的意見沒有被實行的緣故，自然不免萬分不滿，情見乎詞；但在實際上呢，閑叟之所以不動，也不能說完全沒有其不動的理由。

當時的思想潮流，不用說就是所謂勤王攘夷。已有佐幕黨針對着勤王黨，復有開國派針對着攘夷派。然其分野是非常地含混的。究竟那一藩勤王，那一藩佐幕，是很不容易決定的；在攘夷和開國方面也是一樣。甚至同一藩鎮也有時傾於勤王，有時傾於佐幕。雖然在心裏相信着開國是件必然的事；但在口頭上卻唱着攘夷的論調。在維新動亂的末期，薩州，長州這些強藩

都是那個樣子。攘夷祇是爲着打倒幕府的方便而提倡的。換言之，乃是一種倒幕的手段而已。

閑叟是個很聰明的人，對於這種情形是十分不滿意的。但，保守主義，怕事主義的他又能把它怎麼樣呢？於是，只好採取一種消極態度：由他們去幹，自己完全不管。

於是，大隈的主張和見解也就終於得不到佐賀藩主（閑叟）的共鳴。

三 兩次上京

一八六七年（慶應三年），正是大隈三十歲的那一年。同時也是德川幕府最後的一年。前年七月二十二日將軍家茂死掉了，十二月二十五日孝明天皇也辭了世；而繼位的明治天皇還不過是一個十五歲的少年。孝明天皇是比較地信任德川幕府的，時常把倒幕派加以壓迫；但，自從天皇辭世以

後，朝廷重臣岩峿具視，三條實美等等就聯合薩長兩州，作急轉直下的倒幕運動。

那時候，大隈也是站在倒幕派的一面的。他以為：天下形勢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除開解除幕府的政權，復歸王室，使政令統一之外，實在沒有其他更高妙的方法。他甚至於更進一步的強硬地主張着：假如幕府不答應，就訴之於武力。

經過一番深思熟慮，而且還定下了一些具體辦法之後，大隈就把自己的意見，通過當時的佐賀執政鍋島河內，讓閑叟知道。結果，閑叟雖然並不反對，而且還表示贊成；但，怕事主義的他卻仍是覺得這事情關係重大，難於獨斷決行。在事實上，大隈的意見可以說終於沒有被採用。

大隈受到了這一挫折之後，不得不改變策略，自以為若在京都也許可以找着實現他的意見的直接間接的機會。於是，他就跟同志副島種臣商量，

在表面上採取脫藩的形式，兩個人一同跑到京都去。

抵京以後，他們最先就去會德川政府的監察原市之進氏。原氏乃是德川政府的智囊和第一流的名士，在當時是很有威望的。一會到他，他們就把自己的意見竭誠開呈。最初的一天，是在原氏的私宅裏頭談話的。那當兒，彼此還談得來，原氏的興致似乎也很不壞。但在第二次，卻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結局，對方不但沒有接受他們的意見，而且他們兩個人馬上給從京都趕回到佐賀去，失去了暫時的自由。

這時候，大隈所幹的大政奉還運動可以說是完全失敗了。但，天下奇怪的事情正不少呢！同樣的運動，在大隈幹來雖然是一敗塗地；而在另一個人幹去，卻大有馬到功成之概。

這所謂另一個人究竟是誰呢？——原來那就是後藤象次郎。

後藤是在六月十三日上京的（比大隈約遲三個月）一抵京門，也馬

上開始大政奉還運動他最先遊說住在京都的土佐之有力者而獲得他們的贊同。其次，再行遊說薩摩藩主島津久光，宇和島藩主伊達宗城以及薩摩的代表人物小松帶刀，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等等，也獲得了他們的贊同最後，他才歸到土佐去，打算說服藩主容堂。

十月十四日將軍慶喜因為鑒於周圍的情勢和一般輿論之所趨，終於上奏奉還政權。十五日朝廷就召見慶喜，接受他奉還政權的奏章。

雖然薩長的藩閥們始終想假借朝廷的威力，徹底排擊德川氏，甚至於弄得就在接受幕府所奉還的政權的同日（十月十四日）就慫恿朝廷下了討伐幕府的密勅；但，若就大政奉還這事情看來，總不能不說是告了一個段落了。

不過，在這裏不能不加以說明的，就是後藤的大政奉還運動和大隈的關係。

一般地說來，後藤之所以毅然決然地挺身出來提倡大政奉還運動，一方面自然是由於時勢使然；但在他方面，卻無疑地是受了大隈的暗示。

原來大隈和後藤本來是有着很好的友誼關係的。當他跟副島兩人一同上京，途經土佐的時候，後藤正受土佐藩之命，在長崎作外國貿易；因此，大隈他們曾經去拜訪過他。並把自己的計劃和閔叟的事情告訴過他。這無疑地曾經給後藤以不小的刺激。

所以，在大政奉還這一運動上，雖然大隈是失敗了，而且是徹底地失敗了；但在實際上，他是有着間接的功勞的。

一八六八年（慶應三年）秋天，當幕府在京都實行奉還大政的時候，大隈又作第二次的上京，那當兒，他還不曉得大政奉還這事情已經實行了。他所以上京，還是因為受着想要找到實現自己的理想的機會之衝動所驅

使

當他朝長崎進發的那一晚，住在友人的家中，忽然感到惡寒；但他最初還以為只是傷了風，並不注意，夜間十時仍乘船出發。但在船中，惡寒更來得厲害，等到翌朝船抵長崎的時候，他已頭目昏眩，不能動彈了。後來才曉得原來大隈是患着猩紅熱症的。幸經西醫治療，過了四個月左右才告痊癒。

大隈想上京，但一方面醫病費了不少的錢，他方面家境也不見得好了，因此，弄得連旅費都無着。後來，好不容易才向朋友借到了上京的旅費。

他先到江戶（即現在的東京地方），但一個熟人也沒有，他也曾拜訪過曾經耳聞其名的勝安房及其他的人們，發揮自己的議論。可是，想用一介書生的議論去驚動天下，是很難有望的。於是，他又乘外國船抵神戶，然後再往京都。那時候，德川氏已經把大政奉還，表示了恭順的意思。討幕的密勅雖還付諸祕密，但朝廷與幕府間的空氣之險惡，卻是誰也明白的事情。因此，大

隈又生出了新的意見。大政奉還的運動雖然讓後藤幹出了一個段落；但如今，朝廷與幕府之間卻孕育着戰爭的危機。若是真的發生了戰爭，於國於民都是很不利。所以，他以為，在這個時候，佐賀藩應該斷然站在朝廷方面，而幫助統一天下的大業。並且，他還覺得這乃是一髮千鈞的時會，非趕快回到佐賀去勸說閑叟不可。於是大隈又急急地離開了京都。這是慶應三年十二月的事情。

大隈一到神戶就馬上搭佐賀藩的輪船朝佐賀出發。

在船上，他會到了一個士官，名叫山崎景則的。他和大隈有親戚關係。而且他又是個閑叟的親信者原田的近親。因此，大隈就計劃着：想要由山崎介紹他去會原田，再由原田介紹他去會閑叟。結果，他的計劃總算是完全實現了。

他會到閑叟之後，就用他的三寸不爛之舌，雄辯地呈述着自己的意見，

想要一舉而把閑叟的熱情和勇氣煽動起來。他所呈述的趣旨，大致是這樣的：「薩長有挾皇室而成霸業之說。這事情的成功與否，完全依着周圍的裁制如何。希望做一件可以成功的事情，乃是人之常情。現在佐賀藩如果帶兵上京，那就可以制肘薩長的野心，也可以安定天下。這個時候，薩長也歡迎我們這一藩之成爲朝廷的黨羽。若是錯過了這一機會，那末，我們這一藩就將永久落於人後，你從來所有的伎倆，功勳，威望，名聲也將一朝滅亡。」但，閑叟卻是用很冷靜的態度在聽他說話的。

閑叟並沒有表示採用或是不採用大隈的意見。到了十二月年末，雖然也有過上京的告示，但實際上，卻直到新年都沒有出動。大隈和他的同志們很感到焦躁，甚至公開的說：假如閑叟不動的話，則我們將任意到京都去。因此，他被監視起來，遭逢到不少的麻煩。這樣大隈在佐賀藩裏的活動終於失敗了。他的直到三十歲的歷史，都是始終給不滿和憂鬱所掩蓋着的。

四 第一次出現在外交舞臺上

大隈曾經做過好幾回的外務大臣（外交部長）。外交是他的志望，也是他的拿手好戲。他自己曾經說過：「維新革命是由於外國的刺激而實行的。若是沒有外國到來強迫我們開國的外交難局的話，則雖是同樣地可以幹出王政復古的事情；但，那將是國學者和漢學者的王政復古，而不是開國進取的維新。」所以，以一身當這樣重要的外交之衝，乃是大隈最得意，最高興的事情。

明治初年，他當佐賀藩的代表，掌管長崎的外交事務。這就是他在外交方面露頭角的開始。在長崎，除了佐賀之外，薩摩，長州，土佐也都派有代表，共同組成了一個合議事務所。原來長崎的外交事務，本來是由幕府辦理的。因為他們總是因循姑息的緣故，使得一切事務通通停滯在那裏。而且，他們為

王政復古所震驚，辦事人員都逃跑了。因此，外交文件都不曉得究竟是給他們帶走了還是燒掉了，通通都已經找不着。結果，弄得重新管理外交事務的人，簡直沒有了半點可靠的資料。因此，爲了打破這種混沌狀態之故，大隈就對各國領事發出通牒，要他們凡是對日本有着貿易上或是別的權利的，都應於兩月內呈報上來，否則，他們的權利就將消滅。這樣，大隈才好容易把一切都在兩個月內裁斷完結。這其間，雖然也許不能沒有錯誤的裁斷，但他秉公辦理之故，各方也就很能諒解。

這時候，對於外國的不正商人，大隈還發明了那種流行於今日的茶葛主義，使得他們雖然有着自國的領事裁判權，但也無可如何。——並且，他還利用它來解決了大部分的多年不能解決的懸案。

不久，公卿澤主水正，以九州鎮撫總督井上馨爲參謀，來到了長崎。於是，大隈等就把外交事務交代給他們。可是，大隈仍被任爲副參謀，還是同樣地

掌管外交事務。澤氏乃是個極端的攘夷家，想要鼓吹神道的國家學者。——在這裏，就有着耶穌教問題的發端。

大隈之插足於中央政府，乃是在關於耶穌教問題談判成功以後。依據大隈伯昔日譚所載，這事情的經過大致是這樣的。——

當時，在長崎附近還殘留着耶教徒。有一個鄉村竟全村人都是教徒。幕府也會經打算加以懲罰；但由於外人的激烈抗議，終於不能實現。但在法律上卻是嚴禁耶教的，凡是犯禁的就得處死刑。不過那法律並未實行罷了。

然而，在長崎附近的一般民衆卻以耶教爲邪教，厭惡之至。在澤總督到任之前，他們就會極力要求政府加以懲罰；等到澤氏一來，問題就更加喧騰，終於決定了斷然處分。

大隈在從前讀英文時是會順便研究過耶穌教的。因此，在耶教問題發生以後，他並不跟澤氏他們一般，視耶教爲邪教，爲蛇蝎。但他也覺得把犯國

法的罪案付諸不問也是不行的。所以，他也並沒有反對拘捕教徒。

這樣，就在一兩日間捕獲了五六百個老弱男女。可是，當受害時，他們都很頑強，無論男女老幼都異口同聲地說着同樣的話語：「我們沒有違背過官命，沒有拒繳租稅，沒有犯罪。不過，信教的事情乃是關乎上帝的，所以就令殺掉我們，也不能有所變更。」

那時候，大隈被任爲中央政府的參與（參議），接到了馬上上京的命令。當時大隈本打算把耶教事件及其他交涉中的外交事務處理出一個頭緒來再行上京的；但，因爲京方催促得緊，所以只好即日首途。

在上京之前，大隈會和澤氏商量過，因爲耶教問題將影響到外交關係的緣故，主張問問中央方面的意見；而把捕獲的教徒暫時仍然關在牢裏頭。然而，當大隈還沒有抵達京都之前，列國公使已經對京都政府提出了強硬抗議，要求即刻釋放那些教徒。因爲他們已經從長崎的領事接到了長崎總

督虐殺耶教徒的報告之故。

因此，大隈一到京都，馬上就以耶教問題爲中心而舉行了閣議。因爲大隈已經是個參與，也就得以列席。而且，在這一問題上，大隈居然變成了閣議的中心人物，當時在內閣中的人物，除公卿諸侯之外，如木戶，大久保，席澤，小松，後藤，副島……等等，都是維新的豪傑。可是，大家都覺得這實在是個很困難的大問題，都不知道應該怎麼辦。

於是，經過了一番考慮之後，大隈就毅然地呈述自己的見解。他主張：爲維持法律的尊嚴和政府的威信計，應該堂堂正正地跟列國公使們開談判，拒絕他們的要求。並且他還附帶的說，假如內閣可以信任的話，自己就願意負談判的職責。

當時，雖然有一部分人未免覺得不安心；但大多數人聽到大隈的話說，都覺得很高興。結果，內閣就接受大隈的意見，決定開談判。

這不但對於大隈可以說是外交的初陣，就是對於明治政府也是個外交的初陣。這又何怪大隈要以充分的調查和考量去準備談判呢？

這一談判是在大阪的本願寺別院開的。日本方面，列席的凡二十人。日本方面的談判委員就是大隈，而對方，卻正是那位儼然爲當時的公使團領袖的英國公使帕克斯。是位有名的剛愎的傢伙，慣用恫嚇來收拾談判的人物。

談判開始了。

果然，劈頭，帕克斯就突然地叫喚起來：

「我是不跟大隈談判的地位跟他一般低下的人，是沒有責任的。」大隈知道，這正是他所慣用的手段；但並沒有開口。後來，經日本方面的上官加以說明以後，才容易入於正式的談判。

首先就由大隈開口，說明外國沒有理由干涉這回的事情；並且還申明，

在他想來，日本方面實在沒有跟他們談判之必要。

帕克斯聽了大隈的話，馬上怒形於色，拍案大罵，說大隈說的話，乃是妄言，過言，而且還公然說日本是個野蠻國家。

但是，大隈並沒有動感情，還是沈着應戰。

於是，脣槍舌劍，你來我往，談判由早上十時起直到晚間才終結，其間弄得連午飯也沒有功夫喫。但終於沒有得到什麼結果。

不過，自從經過了這一回的談判之後，帕克斯他們已經再也不敢目空一切，不得不對日本的外交官發生出多少尊敬的念頭來了。——同時，這案件，也就在無形之中停頓下去了。於是，明治政府才得以突破耶教問題的難關。

這一談判的結果，作成了大隈能夠在木戶，大久保，廣澤等等維新領袖之中自由議論的立場。

五 鞏固政府基礎與廢除封建制度

一八六八年（明治元年）三月，當耶教問題談判終結之後，大隈旋即被派遣到橫濱及江戶去。他的重要的使命乃是關係於財政方面的。原來幕府曾經由法國借錢建造橫須賀造船所，但並未償還，弄得造船所都給封閉起來了。大隈此去的任務，就是在於清償這筆款項，領取從美國買來的軍艦，和籌募征東總督府的軍費。

當時，明治政府對於財政問題是一點辦法也沒有的。所以，大隈之被派遣，也只是赤手空拳，半點把握也沒有。因此，大隈只得跑到大阪，藉府知事後藤象二郎之力，募集軍用公債。但，那時候，大阪商人因為屢被捐借之故，已達疲弊困憊的極點。經過大隈，後藤兩人的拚命籌劃，好不容易才在十天中間募得二十五萬兩。於是，大隈才帶着這筆款子，經過橫濱，跑到江戶去。

他一到江戶，不免爲之震驚的，就是江戶的情勢一點也不平靜。德川幕府雖然已經將江戶城交回了；但，征東總督府卻還沒有全部接收，官軍只能駐在一定的地點，市中橫行着的盡是夢想着舊幕復興的彰義隊。

因此，大隈馬上就去會見總督府參謀太村益次郎，當面揭出江戶已經陷於無政府狀態的事實，痛責征東總督府的遲緩，軟弱，並且還向他提議，要他們馬上肅清那些縱橫跋扈的幕府殘黨，以示政府的威令，以安定家邦。最後，他更聲言，願以自己帶來的款子作爲平定江戶的軍費。

經過了幾番考慮和曲折之後，總督府終於接受了大隈的提議，決定了平定江戶的方針。不過，在軍費方面雖然有大隈的款子，大概可以夠用；但，兵力卻不見得夠支配。因此，大隈復向當時駐在橫濱辦理外交事務的佐賀藩主鍋島直大借兵。於是，官軍就用這些兵力攻擊那些聚集在上野山上的彰義隊。交鋒之後，彰義隊馬上打了敗仗。市內的流氓也畏懼官軍的勢力，逃到

鄉下去了。因此，市內簡直一個不良分子也沒有了。當時，品川沖雖然駐有幕府軍艦，但也只是沈默着，並不敢和彰義隊呼應來夾擊官軍。

這麼一來，江戶城下就完全變成了太平世界，人民也得以安居樂業了。可是，大隈呢，二十五萬兩已經用完了，怎樣去恢復造船所和領取軍艦呢？他也想向當地的商家們借款；可是，那時候，屢遭變亂的商人們也陷於極端疲弊的狀態。雖然他也曾努力進行，但結果，卻無論如何也難於達到目的。

當時，適逢小松帶刀因為別的事情到江戶來了。寺島宗則也在橫濱當外國推事。大隈跟兩人商量的結果，覺得除開向外國銀行借債以外，實在別無良法。但，若是要向外國銀行說話，則非央求英公使帕克斯介紹不為功。然而，這對於大隈，實在很覺難為情。第一，由於耶教問題，他曾經和帕克斯激烈地爭論過。其次，則來日方長，其他非爭論不可的外交上的問題，正不知道還有多少。

所以，大隈當時曾經爲之躊躇再四；可是，因爲一方面法國的要求越發來得激烈，他方面大家實在再也想不出的良法之故，大隈終於咬緊牙根和小松、寺島一塊兒去會帕克斯，把一切事情告訴了他。

然而，事情竟有出人意料之外的，帕克斯竟爽爽快快地答應下來了。

於是，大隈他們就拿着帕克斯的介紹書，到橫濱去向東方銀行商借五十萬圓的款項。結果，是如數地借到了。

借到了錢之後，大隈等就馬上償還了欠款，把造船所從法國人手裏收回來。同時，因爲看見明治政府的基礎已經十分鞏固，美國公使也就馬上把軍艦交來，再也不敢跟以前一樣，藉詞拒絕了。

這樣，在明治政府的內部，大隈已經築起了他的屹然不動的地位；同時，對於一般政治上的事情，他也就漸次過問起來了。

廢除封建制度（奉還版籍與廢藩置縣）的問題，就是在這個時候發生出來的。

大隈和伊藤博文雖然在後來常常變成了政敵；但在明治初年，尤其是在廢除封建這問題上，他倆乃是個急進的同志而緊緊地握着手的話。雖如此；不過，在實際上，他們兩人的動機是有多少差別的。大隈的看法是：德川幕府雖然把政權奉還了；但各藩仍占有領地，把所有的賦稅都花費在自己的地方上，弄得中央政府簡直毫無收入。因此，大隈主張各藩只能把歲入的二分之一給與藩主，家臣的俸祿也依照這標準加以削減，而將其餘的部分全部作為中央政府的財源。這樣，我們不妨說，大隈的廢藩動機，是從財政問題出發的。至於伊藤呢，他是想通過廢藩置縣這事情來把各藩的武力集中統一起來。此外，則因為他曾留學英國，看見過外國的郡縣制度，曉得作為國家組織的日本封建制度是個怎樣幼稚的東西。

在維新志士的宣傳和一般民衆的擁護之下，薩長土肥終於在明治二
年正月二十三日連名提出了奉還版籍的建議。在那建議裏頭主張即日把
各藩的封土交還給朝廷；再由朝廷作適宜的處置，或與之，或奪之。這四藩建
議之發生，是經過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後藤象二郎，副島種臣，和大隈等
分頭把各藩主說服的。

可是，這奉還版籍的建議應該怎樣地去處置呢？只是名義上變更一下
子，把直到現在爲止的幕府所封的領土改由朝廷分封呢，還是索性馬上實
行廢藩置縣呢？這實在是個問題的中心。

大隈和伊藤他們不用說是贊成後面的辦法的，他們想利用這千載一
時的機會，一舉而將政府的財政豐富起來，並把兵權統一在中央政府手裏。
然而，因爲時機還沒有成熟的關係，他們的急進論並沒有實行。結局，只是廢
除了公卿諸侯的名位，而給與了華族的稱號。藩主這名稱，也改成了藩知事；

將年中所得的十分之一的賦稅作爲藩知事的俸祿

這樣，在實際上說來，自然是沒有把封建勢力打倒，封建制度廢除的；但，無論如何，總算給他們一個很大的打擊。

二年以後（明治四年七月十四日），一方面由于客觀歷史的進程的必然，他方面由于大隈他們的努力奮鬥，終於完成了廢藩置縣的劃時代的大業，葬送了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

六 「征韓論」時代

以「征韓（朝鮮）論」爲中心的明治六年（一八七三年）的政變，不光是對於大隈自身，就是對於明治政府，也是一件劃時代的事情。而且，關於「征韓論」的紛爭，也正表示出日本軍人怎樣地在左右國政，暴露着從明治大正，直到昭和時代的日本政治組織之弱點。

明治六年的「征韓論」之主唱者，乃是當時的外務卿副島種臣。因為後來最是強硬地主張着，甚至于使得內閣破裂了的，乃是西鄉隆盛的緣故，所以「征韓論」的代表者才變成了西鄉；但實際上，最初提倡的，乃是副島。他們爲什麼想要征服朝鮮（其實不光是朝鮮，當時，連臺灣也是他們的侵略目標之一；關於侵臺的事情，下章將敘述到）呢？這自然有其客觀原因的。

原來明治維新，乃是從發展于德川時代的早期資本主義所促成的布爾喬亞革命。革命一成功，各種工商業也就表現出飛躍的發展，大有一日千里之勢。結果，國內的市場和原料的供給地已經開始感到不夠；因此，不得不打算向外發展。而在當時，朝鮮和臺灣卻是他們心目中最適當的目標。於是，「征韓論」就首先應運而生。

雖然所謂「征韓論」之發生的原因我們應該這樣去瞭解；但，當時的

提唱者，在主觀上卻不一定已經意識到。就是意識到了，他們也不會「不打自招」的；因此，他們就造出了許多藉口。

他們當時所以主張征服朝鮮的藉口是：朝鮮的統治者侮辱日本的天皇和排斥居留朝鮮的日本僑民。最先，政府的要人們就很多抱着強硬意見，主張武力解決的；但，那時候，他們還擔心着一件事情，那就是：恐怕事變一起，中國會出兵幫忙，因為在名義上，朝鮮到底還是中國的藩屬啊。

於是，他們爲要窺探中國政府的真實態度起見，就決定派副島到中國來。他是在明治六年二月出發的，直到七月才歸去。而「征韓論」之成爲閣議的問題，卻是在他的去國期間。

在副島去國期間，外交方面的事情是由外務大輔上野景範擔任着的。六月間，開閣議的時候，他就提出了朝鮮侮辱日本的傳單，並且還嚴重地加以說明，結論是：如果長此以往，則將危及日本臣民的生命財產。

最初，參議板垣是主張即日興師問罪的；但，西鄉隆盛不贊成，他主張先行派遣全權大使到朝鮮去開談判。結果，板垣馬上收回了自己的提議，轉而贊同西鄉的主張。西鄉且更進一步，表示自己願意當全權大使。

爲什麼西鄉自己想要當全權大使呢？那是有他的道理的。原來，他看來，日本若是派遣使節，則在朝鮮當時的情勢下面，那是一定會被殺害的。若是那個樣子，則其罪之在朝鮮，就明顯不過了。到那時候，就可以堂堂正正出兵去攻打朝鮮。這就是說，西鄉之想當全權大使，乃是包含着到朝鮮去給他們殺掉的前提的。板垣、後藤、江藤等都贊成西鄉的主張，但，三條實美卻察出了其意義之嚴重，不置可否。結果，終于沒有決定下來。

上面已經講過，爲着朝鮮的事情，副島會特別被派遣到中國去。到了中國之後，他曾特別到總理衙門裏去探詢一切。但，說來也覺心痛，當時清朝的官吏是萬分糊塗的，他們竟答覆他，臺灣並非服從中國王化的土地；朝鮮也

因爲內治外交都屬自主之故，所以，不論它對於外國人怎樣無禮，中國政府都不負責任。這真使得副島喜出望外，在他們日本人聽來，那正意味着：縱然日本派兵攻打朝鮮，中國也將置諸不問。所以，這事情不但使得副島變成了一個更積極的「征韓論」者，而且，自從回國以後，朝鮮問題也更加鬧熱起來，大有滿城風雨之概。

一方面，由於「征韓論」者們的日益得勢，他方面由於西鄉的三番四次的熱切要求，八月十七日終於把開議開起來了，而且決定派西鄉爲遣韓大使；但附有一個條件，就是其發表要等到岩倉大使等歸朝以後。

所謂岩倉大使等就是明治政府爲着修改條約而於明治四年冬派遣到歐美去視察的岩倉具視，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等。他們都是維新的偉人，明治政府的重臣。

在這兒，我們得談到的，就是大隈對於「征韓論」是抱持着怎樣的態

度的。

原來，大隈始終覺得對於朝鮮的問題，實在是國家安危之所繫，因此，他對於一般人的輕舉妄動，到底不能同意。但同時，他的心裏也很明白：用自己的力量來壓服西鄉他們，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的，所以，直到那時候爲止，他在表面上並沒有表示反對，而只是嚴防着「征韓論」之急轉直下，變成戰爭。並且，因此他還極力主張，以爲這事情一定要等到岩倉大使等歸國以後才可以決定。

因此，我們不妨說：在表面上雖然大隈的態度很是曖昧；但在實際上，他是抱着反對的態度的。

岩倉大使終於在九月十三日和伊藤博文，山口尙芳等從外國回來了。可是，他們也跟大隈一樣，對於「征韓論」都懷着反對的意見。因爲他們剛剛從西洋回來，知道了歐美各國的一切進步的狀況，所以，他們覺得，日

本目前的急務，並非對外的問題，而最先是於怎樣地把國內治好，怎樣地使國家富強起來。

這樣，對於朝鮮問題就不期然而然地分成了兩個對立的營壘。一方面是最熱心於「征韓論」之提倡的，如西鄉、板垣等等，可以說是武人派；他方面是採取着反對的態度的，如大隈、大木、岩倉、大久保、木戶等等，可以說是文官派。

那兩個營壘的明爭暗鬥是來得相當厲害的。尤其是武人派，他們簡直有非達到目的不止之概。因此，在開了幾次以朝鮮問題為中心的閣議之後，內閣終於決定採用西鄉他們的意見。

但，反對派也始終沒有放棄他們自己的主張，大隈、大久保、木戶等都在幾天內陸續提出了辭表。

同時，岩倉也到底不能贊同西鄉他們的主張，乃於廿三日進謁天皇，力

諫遣使到朝鮮去的事情，同時還呈了一個報告這問題的經過之奏本。結果，天皇接受了他的奏狀，容納了他的意見。於是「征韓論」者終於失敗了。西鄉、江木、副島、板垣、後藤等五參議都爲之辭職歸鄉。而大隈個人卻因此而開始了他的得意時代。

七 攻佔臺灣

岩倉、木戶、大久保和大隈之反對「征韓論」已如上所述。若是以同樣的論法來講，則他也應該反對進攻臺灣。然而，始終反對進攻臺灣的，卻只有木戶一人而已。岩倉、大隈、大久保終於跟了軍人走。爲什麼大隈要贊成進攻臺灣呢？雖然也有很多人曾經加以各種不同的推測和猜想；但實際的情形，卻大概是這樣的。——關於朝鮮問題，閣議之所以曾作過一次贊成的決議，其原因，乃是受了西鄉隆盛及其背後的軍人們的脅迫。可是，結果，終於因爲

岩倉以下的最堅決的反對，而壓服下去了。但，他們的力量也就因此用盡了。所以，當翌年「征臺論」發生的時候，一經西鄉隆盛之弟西鄉從道及其他軍人加以壓迫，他們也就不知不覺地做了尾巴主義。他們已經再也提不起反對「征韓論」時代的精神了。不過，從這兒，我們也多少可以看出，日本的武人，從來是怎樣地左右着國政的。

當時日本進攻臺灣的口實是這樣的。——明治四年十一月，有一條船從琉球的宮古島駛出，行到臺灣的南端觸了礁，船員六十九人當中，溺死了三個人，其餘都登陸求助於番地的牡丹族。不料，其中五十四人竟爲番人所殺，剩下的十二人好不容易才逃了出來。自從這件事情發生之後，一部分的日本政府當局——其中多屬武人——就主張與「問罪」之師。

但，他們之將這案件正式提交於政府，卻是在醞釀了許久以後的一八七四年（明治七年）二月二日。

當此案提出之後，木戶最先而且最猛烈地表示反對。他所持的主要的理由，還是與反對「征韓論」時一樣，「圖外必先治內。」

可是，木戶的孤軍抗戰到底無濟於事；到四月四日政府進攻臺灣之議已決，以西鄉從道（陸軍中將）爲征番事務都督，大隈也做了臺灣番地事務局的長官。

西鄉從道於四月九日率日進、孟春兩艦從品川朝長崎出發。大隈也於同月二十日抵長崎，入臺灣事務局，作進攻的準備。西鄉的部下，有着在薩摩募集的兵士二百五十人，他們都在熱切地期待着出發的命令。但，那時候，東京政府卻下了一道「中止征番」的命令。理由是：英、美對於攻臺提出了抗議。

最先向日本政府提出質問的，乃是美國公使：

「貴國會爲着征臺的緣故而雇用美國船舶嗎？會雇用美國士官或是

美國人嗎？美國並沒有從貴國接受過爲着這樣的戰爭目的而雇用美國船的談判。現在，有兩個美國人被雇用着；但那也不是爲着戰爭而雇用的。」

同時，在英國方面也提出了同樣的交涉。四月十九日，美國公使更通知寺島（日本當時的外務當局）說：

「日本兵若在臺灣登陸，恐怕就要變成跟中國政府的戰爭。因此，美國拒絕美國船紐約號之被使用，和美國人利生德爾等之和這戰爭發生關係。」

因此，日本政府大感狼狽，決定暫緩出兵臺灣，先跟中國開談判。這才下了中止出發的命令。

大隈馬上把要旨告訴了西鄉，並且還加了一番勸解；可是，西鄉卻無論如何也不答應。而且，在那一天夜裏，他就馬上命令各艦把炭水貯積好。第二天，他就一面把二百五十名的兵士載進有功丸上，一面將致閩浙總督的公

文交給領事福島九成，使之向廈門進發。第三天，他就到大隈的住所裏來，說是其餘的船也要馬上出發。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大隈已經沒有辦法，他祇好把向美國和英國借來船隻交還，然後，再趕忙向美國買進了幾條載客的船，載了三千五百名的兵士，於五月二日出發。

政府曾於二十九叫大久保來長崎。五月三日夜，大久保就到了長崎，第二天早上他就去會西鄉和大隈，商量了一番；但，一切都已經不能中止了，於大久保也祇好向大隈給與了事後承諾。

同時，他們在會談中，還決定把雇用的美人兩名實行解雇。美國顧問利生德爾也跟大久保一塊兒回到東京去，當大久保歸到東京把一切狀況報告之後，政府也就祇好給與了事後承諾。

八十四年的政變

如果把「征韓論」之政變當作大隈的得意時代之開始的話，則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年）之政變就成了大隈失意時代的發端。所謂十四年的政變，就是把參議大隈從當時的內閣裏趕了出來的政變。那是怎麼一回事呢？依照一般的說法，都以為那是大隈關於設置國會的密奏事件和關於黑田清隆的北海道官有物公賣事件的結果。

當時關於設置國會的民衆的要求已經很是熾烈，政府也覺得非加以注意不可了，使得各參議和大臣都把自己的意見向天皇上奏。其中惟有大隈卻到最後都沒有上過奏章。後來，經左大臣有栖川宮的催促，大隈才提出了意見書。在那意見書裏，他主張採用政黨內閣制。本年（十四年）間制定憲法，十五年實行議員的選舉，十六年設置國會。

有栖川宮把大隈的意見書拿給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和右大臣岩倉具視看。岩倉再把它拿給伊藤博文看。伊藤看了之後，很不舒服，認為「意外的

進急論，「自己無論如何不能同意，且因此而提出辭呈。這是七月二日的事情。這麼一來，岩倉也覺得非常擔心，馬上請大隈來，要他去會伊藤疏通。於是，大隈就去訪問伊藤，撤回了他的建議。這樣，伊藤也就似乎沒有什麼了。

北海道開拓使長官乃是薩州出身的參議黑田清隆。開拓使是明治二年設置的，從那時起，爲着開拓北海道，曾投下了將近一千五百萬圓的資金。那時候，說是要把它賣給同是薩州出身的豪商五代友厚等所組織的公司。其代價爲三十萬圓，而且限三十年付清，簡直等於贈送。那公賣的呈稟是於七月廿一日提出的，黑田長官也於八月二日發出允諾那呈稟的指令。但，這事情終於走漏了風聲，全國的輿論都因此而猛烈地攻擊政府。甚至連向來都替官方說話的新聞記者們也加進了攻擊之羣。那時，大隈正跟天皇出巡東北，從七月三十到十月十一日都不在東京。官有物公賣的問題也是在他離開了東京的期間發生出來的事情。然而，政府卻把它看作大隈的煽動。因

此，天皇歸京的十月十一日的夜裏，他們就開御前會議，決定於明治二十三年設置國會，取消北海道官有物的公賣，罷免大隈的職務。就在那天晚上十二點多鐘的時候，伊藤博文和西鄉從道就去訪問大隈，要求他辭職。當時大隈答應他將於明日提出辭表。——這樣，一般人的解釋，就以爲大隈之所以從內閣裏被放逐出來，是因爲在設置國會這問題上抱着急進的見解和官有物公賣這事情上難爲了黑田的緣故。然而在實際上，問題卻決不至於那麼簡單的。

原來這政變的根本情況是這個樣子的。伊藤、井上、大隈，都是設置國會論者。雖然在設置國會的時間問題上並沒有一致的意見；但，大家都是些進步主義者，那卻是不會錯的。在這三個人中間，還加上福澤諭吉，都一同在建立着在日本實行立憲政治的計劃。然而，這計劃是在極端祕密的情況下進行的。不料，福澤門下一份子，名叫九鬼隆一的傢伙，卻把那計劃，過分誇

大地，歪曲的地向要路的政治家報告，說大隈正跟福澤相結合，在進行着推翻政府的大陰謀。

當時，那些政府要人們聽見了這種消息，真是萬分的慌張，馬上進行排斥大隈的運動。那一運動在客觀上恰恰成了薩長派排斥肥前派的運動。結果，他們成功了。十四年的政變正是那一成功的表現。

這樣看來，我們就可以曉得：所謂設置國會和官物公賣的問題，實際上都不是十四年政變的核心，那至多也不過是個表面的口實而已。

不過，這種內情，不久人們也就明白了。就是岩倉自身，後來對於自己之被誤於薩長政治家而放逐了大隈的事情也表示悔恨。岩倉是於十六年七月廿日死去的；據說，在他的臨死之前，他還表示非和大隈會見一次，向他謝罪不可。因為他想扶病到大隈那邊去，所以就叫他的兒子先去約好適當的時間。大隈知道了，就說，「已然這個樣子，那就由我去跟他作別吧。」接着，他

就到岩倉的家裏去。所以，岩倉和大隈兩人，總算是到底把彼此的感情恢復過來的了。

九 早稻田大學

現在威風凜凜地矗立在東京之西北的早稻田大學，乃是大隈最大的遺業。那是大隈在十四年變政之後所收穫的副產物。他以為：若要養成日本國民的立憲民主精神，那就非依賴以學問之獨立為精神的私立學校不可。因此，在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年）他就和友人商議，創立東京專門學校。那就是早稻田大學的前身。在創立的時候，最是盡力替大隈幫忙的，是小野梓。而從創立當時就開始擔當經營之任的，則為高田早苗。當時日本人之受高等教育還是用的外國教科書，因此，不懂外國語的就不能夠受高等教育。高田覺得：那是不行的；我們應該用日本語來研究學問，外國語應該當作外

國語而教授。在早稻田就是這樣地實行了的。

早稻田大學不但對於政府主張學問獨立，即對於大隈所統率的政黨也是不變其主張的。其證據就是從早稻田出身的學生，不一定就變成改進黨系的政治家，在反對黨的陣營裏也可以找到不少。至少，在大隈還在的期間，就連對於資本家也有着主張學問獨立的勇氣的。大隈在昔日譚中，跟十四年的政變相關聯會講到過創立學校的情形。其中有如下的一段：

「首先，對於我們要設立學校這事情，世間似乎都頗覺不可思議。那也許是一定的。因為我們當時之政治上的立場到底還不失為一種立場；特別是因為我們和學校都避居到窮鄉的隴畝中去了。在政府內部，我們已經成為謀叛者。因此，他們都以爲大隈之創立學校，正如西鄉的私塾一般地，想養成門弟子，不能不留意。

「尤其是，因為從小野數起，其他有政治關係的人們，都大抵跟學校有

關係，所以，世間都不免有爲着政治上的目的而設立學校的誤解。因此，最初沒有學生來，很覺爲難。還要加上官吏的壓迫。甚至脅迫父兄，使之拒絕入學。或則妨害教員。曾經有過在今日幾乎想像不到的不可思議的事情。

「後來，學校很興盛了，伊藤（博文）說：『大隈君，我完全誤解了你。對不起。這麼一來，才容易明白了。』我很狡猾，馬上就要他捐款，對他說：『是嗎，那末，請你拿出一點錢來，作爲直到現在的誤解費用。』弄得他嘴裏不住地說着『唔，唔』搔起頭來了。『錢卻還不行，且讓我在裏面（指學校）演說一番，說說那道理吧。』伊藤是個正直的人，這麼一說，就在學校裏演起說來了。這可以叫做『伊藤的懺悔演說』。他的演說的記錄，現在都還在我們這裏。

「可惜的是，小野死得早；這其間，高田君，天野君，市島君等的苦心都不是尋常的。十分悲慘的珍談也很不少。尤其是文科之所以能夠發達到那個

程度，坪內（逍遙）君的力量也很偉大。這些人們，甘於月薪的菲薄，斷乎排斥官方的誘惑，和一切艱難爭鬪，這都是以獻身的努力和要迸出火來般的熱心而奮鬥努力出來的賜物。前幾年遂從皇室交下賞金，而且當現在的陛下（大正天皇）還做太子的時候，也會到過學校裏去。

「（中略）早稻田之名，在當時，連東京的人也引不起注意；但現在，則全世界的人都會來訪了。從美國來的棒球選手，也一定會先到我們的地方來。我們是不很把過去的事情囉囉囃囃地說的。然而，靜靜地返觀四十年的往昔，追懷當時的早稻田，則我們也不過是一個平凡的人。真爲之感慨不堪。

「在建立那校庭的銅像時，我們也曾經說過：什麼墳墓，什麼銅像，都不是永遠的東西。永遠的生命是在別的地方。所以，對於我們什麼墳墓和銅像是怎麼樣都可以的。可是，依據一門一家的校友諸君之溫情把它建立起來的時候，則我們的精神就會在那兒聯結起來。我們不埋骨於銅像之下；但，

卻有把精神停留在銅像上面的決心。世路一天一天地崎嶇起來了。我祇是希望做早稻田學園之學徒的人，在這個時候，能夠好好的發奮努力一番，爲着學問之獨立而孜孜不倦。」

一〇 組織政黨

自從十四年政變之後，大隈的政治生活已經有一種明顯的轉換。雖然後來也時常有過置身內閣的事情，但大部分卻作爲一個在野政治家而活動着。他曾親自築好在野活動的基礎。改進黨的組織就是那種表現。

改進黨是爲着對抗板垣的自由黨而組織的。因此，我們在沒有講到改進黨之前，應該先行明瞭自由黨的情況。

那時候，設置國會的勅諭已經於明治十四年十月十二日發布出來了。不久，國會就要實行開幕了。這樣，政黨自然也非組織起來不可。自由黨就是

乘着這種氣運於十月廿九日結成的。在結黨的工作上，後藤象二郎、河野廣中、板垣退助等等都是盡了很大的力量的。在結成的當日，板垣還在東北遊說中；但，結果卻被推選爲黨首。自由黨從最初起就主張盧騷式的天賦人權，高唱自由之獲得。在這一點上，它可以說是當時的左翼。大隈的改進黨是於翌年組成的。可以說是提倡合法進步主義的當時的右翼。然而，同時，官製的帝政黨也組織起來了，所以，改進黨自然也不能算是極右翼。

直到組成政黨爲止，自由黨是經過了作爲政社的種種變遷的。那都是以板垣做中心而進行着的。板垣自從贊成「征韓論」和西鄉等一同退出政府之後，就歸到土佐，創設立志社。還跟西鄉一樣，設立過私塾。明治七年，板垣跟後藤、江藤、副島等所組織的愛國公黨，且曾做過設立民選議院的運動。後來，它成爲國民期成同盟會，最後才變成自由黨。

當時，自由黨顯出了風靡天下的情勢。在自由黨結成以後，可以說是它

的別動隊的地方政黨就在到處組織起來。最重要的，有大阪的立憲政黨和九州的九州改進黨。可是，就在第二年的三月間，板垣卻在岐阜爲人行刺，受傷。原因是刺客把他認爲國體破壞者。

板垣遇刺之後，後藤就從伊藤博文手裏領到了一筆官款，決定和板垣一道出洋遊歷。當時，黨內的輿論都以爲自由黨結成還沒有多少時候的現在，出洋是不行的。尤其是出洋費之來自何處更成了疑問的中心。有些黨員還曾經向後藤再三加以追問和勸止；但後藤卻始終置若罔聞。後來，果然由於這出洋問題，自由黨竟受到許多惡評。這也成了二年後不得不把黨解散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們把自由黨的機關報（自由新聞）一變而成了藩閥政府的工具，極力攻擊改進黨。後來，自由黨的一部分人索性和藩閥政府通起聲氣來，這自然會使得黨幹部失去前進的氣魄。於是，自由黨

的聲譽更壞。當自由黨在板垣歸國後的十七年十月廿九日，在大阪集合地方團體代表百餘名而舉行解黨式時，黨已經陷進了自然潰滅的狀態。板垣在解黨式的演說裏說：「我要回到家鄉去睡午覺。可是，死生無常，旦夕不能計算。自己縱不幸而死，也請諸君把我的墳墓撲滅於秋草茫茫之中。沒有一些功勞，而石碑卻很漂亮，乃是都會的污風。」

自由黨的最後之一幕，可以說完全是在悲劇的氛圍氣當中終結了的。跟自由黨差不多，改進黨也可以說是一個官紳的集團。從黨首大隈直到一般的中樞人物，大都是些曾在政府裏頭擔任過顯官要職的脚色。因為當時究竟是個官尊民卑的思想還很強烈的時代，所以他們自然也跟下層民衆距離得相當遙遠，而不能做到民衆中去的地步。他們時常嘲笑自由黨之浮躁急激；但是，從另一方面說起來，他們是連浮躁急激的精神也不會有。

改進黨的指導方針是非常穩健溫和的。大隈叫小野梓執筆的「告改進黨同志書」曾有如下的語句：「政治的改良前進，乃是我黨一致的期望，也是我生平志向……可是一經察出理之極致，即希徑行而致之，這乃是盧騷之餘流，它的極端，就將終於紊亂社會秩序，妨礙政治之改進……因此，若有汲取盧騷之餘流……希以躁急激昂而作過激之變革者，我就要卻之而不欲給與進路。」

改進黨是意識的地把自己的基礎放在布爾喬亞上面的。一般人也把它認做布爾喬亞的政黨。而在實際上，如黨內的前島密，牟田口元學等都是些資本家，據說，他們是經常拿出錢來做運動費的。

自由黨是在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解散的。同年十二月間，由於種種原因，改進黨也起了分化作用，總理大隈和副總理河野敏謙，前島密，牟田口元學等都脫了黨。

一一二一年之復活

雖伏時代的大隈，自從脫離改進黨之後，在表面上，已經沒有什麼活動。那時候，他的態度是：處身逆境而靜待世之推移。可是，因為改進黨的領袖完全是大隈之門弟子的緣故，所以，雖然大隈已經辭去黨總理的職務；然在事實上，他卻仍不失為改進黨的首領，隱然是個黨的指導者。

這其間，時勢已經明顯地進展起來了。聲稱打破閥族，主張自由平等，與藩閥政府之專橫相對立，而反對其貴族主義的民論，已經跟着召集議會，頒布憲法的時間之臨近而勃興起來了。在這種客觀情形之下，大隈就注視着一般狀勢，專等着快要來到的好機會。

那時候，政權是掌握在伊藤博文一派的長州藩閥手裏的。明治二十年春，黑田清隆從歐洲回來了。他對伊藤內閣是抱着反對意見的；因此，就在暗

地裏跟抱着同樣意見的後藤象二郎和坂垣退助等握手。黑田的計劃是打算網羅大隈、板垣、後藤等民黨首領，實行朝野協力，舉國一致，而作憲政之準備。換句話說，就是薩摩的黑田想糾合民間的勢力取長州的伊藤而代之。二十年七月，大隈曾經跟板垣一塊兒去訪問後藤，交換意見。這樣，在大隈、板垣、後藤、黑田之間，就有了一脈相通的可能。但是，伊藤看見了這情勢，已經深感融和薩摩的感情之必要，於是，一方面用種種方法和緩激昂的輿論，他方面實行改造內閣，把黑田拉了進去。而且，在黑田和伊藤之間，還成立了一朝伊藤辭去內閣之任，即推黑田繼之的諒解。

二十年夏，當大隈從伊香保避暑歸來之後，有一天，黑田突然跑到早稻田去訪問他。黑田和大隈自從十四年政變以來，已經變成了政敵。在思想上，黑田是代表藩閥保守派的，跟大隈的進步思想距離得很遠。可是，黑田卻對於自己以前的行爲表示懺悔，並且很誠懇地對大隈說：

「從此以後，我要改變從前的態度，願和閣下一同盡力於國事。」
大隈看見對方的十分誠懇的態度，也覺得非常愉快，即時彼此就恢復了友誼關係。——至於黑田之所以會這樣幹，自然是爲着要利用大隈的聲譽和地位在長州的壓抑下恢復薩摩的勢力之故。

同時，在伊藤方面，是打算在自己辭職之後就推黑田來繼任的；但他曉得黑田雖然是薩摩的前輩，且生性豪放磊落；可是在政治方面卻不見得有什麼特別的手腕和見識，在召集第一次議會和作憲政準備這件事情上面，光是黑田一個人，到底不能使人放心。因此，他也覺得有使跟大隈般有力量的人去扶助黑田之必要。總之，伊藤的計劃是要黑田做總理，要大隈做副總理，而組織內閣，自己則在樞密院中時常加以援助和指導。

伊藤先把這計劃求得黑田的諒解，然後再和黑田去請大隈入閣。然而，大隈頗自重，不易爲所動。後來，大隈、伊藤、黑田還時常相會，談論一切；但每次

彼此都只是喝酒喝得爛醉如泥，並沒有得到什麼結果。因爲在大隈、黑田到底是十四年政變中的敵人，伊藤也是個曾經中途賣友的仇敵。所以，關於這回的再起，他已經決定：一定要向天下闡明出處進退，公然述其主張；政府若能同意，則不妨入閣，否則，只好仍然保持在野清高之身。——根據這一原則，最後大隈就向伊藤、黑田提出了一個簡單的覺書，內容大致如次：

一、最遲在二十三年後的七八年內，要使內閣能由議會的多數黨去組織。

二、議員的選舉資格不要比府縣會的選舉資格還高。

三、作有秩序的行動，勿陷於暴亂，由我們三人合力行之。

可是，伊藤卻不接受大隈的覺書，他堅持着，要大隈無條件入閣。結局大隈也並沒有過分地固執自己的意見，終於達到了精神的諒解。

大隈決定了入閣之後，就把改進黨的領袖請到早稻田私邸，告訴他們

說：「伊藤內閣和我們的政見已經一致，所以決定入閣。」這樣，在野七年的大隈終於又回到內閣中去了。就任儀式是在二十一年二月一日舉行的。

大隈之就任外相（外交總長），一般輿論都極表歡迎，認做一件了不起的，值得喜歡的大事。即外國公使、領事和一般外交官等對之也極表滿意。

正跟預定的計劃一般，伊藤終於在四月廿八日把內閣讓給黑田，進到新設的樞密院裏去當議長。大隈則仍爲外相，扶助黑田新首相（內閣總理），處理一切政務。黑田內閣中的大隈之地位，已隱然在黑田首相之上。

大隈之入閣，是有他的抱負和使命的。——明治二十三年議會就要開幕了，他要乘那機會，伸展自己的立憲政治家之手腕，把將來的政黨政治之基礎確立起來。此外，他還打算把修改條約這艱鉅責任，一肩負起，一舉而解決那維新以來的懸案（關於修改條約，下章將專述之）。不但是這樣，而且，作爲政治家的大隈，在其識見和手腕方面，在文明知識方面，在氣宇、魄力方

面也具有着非常的自信。在當時的一般政治家，真有鶴立雞羣之概。因此，首相黑田之對於大隈也給與最大的信賴，把一切重要的政務都付托他去辦理。一時大隈的聲望，簡直壓倒了內閣全體，大有恢復了十四年之前的大隈時代的樣子。

這樣，日本的憲法就於明治二十二年二月十一日由黑田內閣頒佈出來了。

修改條約的事業，也是完全由大隈一手裁量的。

二 修改條約

現在，我們要講到明治政府之修改條約，和大隈跟這件事情的關係。

原來，在從前，日本也是跟我們中國現在一樣地受着不平等條約之束縛的。在他們屢次跟外國所訂的條件當中，都給外國以領事裁判權，應許外

人享受治外法權；在關稅方面，也完全喪失了自主的權利。

明治政府成立之後，還是照樣地繼承了那些不平等條約；不光是那樣，而且，在一八六九年（明治二年）還跟奧國締結過片面的最重國條約，使日本在條約上更多受了一層的束縛。

但，跟着明治政府基礎之日益鞏固，那修改不平等條約的要求也就一天一天地緊迫起來了。爲此，在明治四年，政府還特別派遣全權大使岩倉具視，副使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到歐美去考察，交涉，作爲修改條約的準備。

但，考察和交涉的結果，因爲看見彼此文化之相違，覺得時機還沒有來到，終於把修約這事情擱下來了。

後來的幾個外交當局，如副島種臣，寺島宗則，井上馨，伊藤博文等都會繼續企圖修約；其中，尤其是井上和伊藤更曾用最大的力量去跟各國作修

約交涉；但，當事情已經有了眉目，而各國也表示同意於日政府的提案時，卻遭了全國輿論界，尤其是保守派的極力反對，政府終於因此馬上停止交涉，把修約這事情無期延期；直到大隈任黑田內閣的外相時，才被重新提起。

大隈自從當了黑田的外相以後，即根據已定的方針，實行個別地向各國交涉。最先被作為交涉對手的，就是墨西哥。一八八八年（明治二十一年）十一月，日本就跟墨西哥締結了新條約。第二年六月，這一條約且經過了墨總統的批准。

然後，大隈又對美、英、法、德、俄、奧等國通知修約的意思。同時，大隈還提出了新的條約草案，送交各駐外公使，作為交涉的基礎。草案的內容，主要的有下列數項：

- (一) 為要審理外人被告訴訟事件，應在日本大審院置外人推事四名。
- (二) 法廷用語應為日本語。

(三) 條約期限爲十二年。

(四) 除已闢爲商埠的新瀉地方外，其他居留地之領事，得繼續五年。

當時，在大隈的指揮下面從事於修改條約的駐外使臣，有駐美公使陸奧宗光，駐德公使西園寺公望，駐英公使岡部長職等等。

經過了好幾回的交涉，日美條約於二十二年二月調了印。等到六月十一日又跟德國締結了新條約。日俄新約也於八月八日調印。

當大隈進行修約的時候，一切方針是完全得到了黑田首相的諒解的；而且，對於伊藤和井上也都預先將內容告知他們，而取得他們的同意。但，對於一般呢，卻絕對沒有公開。那是因爲恐怕跟井上所經驗過的一般地，會因此而遭受到保守派的盲目反對。

可是，事情竟有出人意料之外的，二十二年四月十九日的倫敦泰晤士報竟無端地把條約草案的內容揭載出來了；接着，日本的時勢新報也就把

它轉載過來。雖然泰晤士報的態度毋寧是對於日本懷着好意；但最初才曉得條約內容的國內保守派，卻因此而囂然地舉起了反對的烽火。

於是，跟井上，伊藤所遭受過的一般，大隈的頗爲順利的修改條約運動，也終於觸了礁。

當時的反對論的骨幹，主要的有下列三點：（一）以歐美爲日本法官；（二）依據修約草案，則非經十二年後，法權稅權終不能恢復；（三）在外交文書上預約法典編纂。其中，尤其是第一點，一般人都認爲蹂躪日本憲法的精神，攪壞日本的國體，幾乎成了朝野一致的輿論。而且，在草約內是有容許外人內地雜居，和享有土地所有權的；這，也很引起了一般人的杞憂，他們都以爲外國人是要比日本富裕得多的，若此，則日本土地將完全爲外人收買淨盡。這事情，在現在看來，雖然未免令人覺得滑稽；但在當時，一般日本國民卻的確很認真地在這樣地憂慮着的。

在新聞界，則杉浦重剛和陸羯南的日本新聞，可以說是反對論的急先鋒；而矢野文雄的郵便報知新聞，則是擁護大隈的主張的。當時，關於修約的論戰，幾乎占了各新聞評論篇幅之全部。

在民間政黨及政治團體當中，最先揭起反對之旗的，爲舊自由黨系的大同協和會。後來，谷干城，鳥尾小彌太等保守派各團體也跟他們聯合在一起，極力主張停止辱國條約，而且還向元老院建議。

至於支持大隈的主張的，則照例是改進黨。他們也在各地開演說會，宣傳修改的利益。然而，和反對派相較，他們的力量是不見得怎麼雄厚的。

條約反對派，因爲認爲有統一運動之必要，且於八月十五日，在神田的開花樓召集反約的五團體（大同俱樂部，大同協和會，保守中正派……等）及同一戰線上的各新聞社代表，作反對的決議；十八日，更在江東中村樓開全國同志聯合懇親會，討論一切。後來，且以五團體爲主，設立日本俱樂部。

部，作爲運動的中心機關。

可是，不管反對派怎樣猖獗，而大隈卻始終沒有動搖自己的決心。同時，黑田首相對於大隈也抱着絕對信賴的態度，並沒有因周圍的情勢而有所改變。所以，外交交涉是始終順調地進行着的。

然而，十月十八日，大隈終於因修約問題爲暴漢炸傷了——失去了一隻腳。

大隈被炸這事情，不但再使修約交涉因之而延期；即黑田內閣也因爲一時失去了支柱（大隈）的緣故而瓦解，實行總辭職。當時，大隈猶在危險期間，故未提出辭呈；等到十二月十四日，傷勢稍癒時，他才實行辭職，再被任爲樞密顧問。

一三 憲政初期時代

自從遭難之後，大隈就從朝廷裏退了出來。雖然在名義上他還是一個樞密顧問官；但實際上，他已經有如在野的人物，不得不再度其雌伏的歲月。可是，大隈雖然過着雌伏生活；但還依舊雄心勃勃，決然不屈。大隈的特徵，就是在於：雖是在政治上他時常給藩閥擠到逆境裏頭去；然而他卻能抓住每一個順利的時會而擺佈新的陣地去和軍閥挑戰。作爲政治家的他，是具有傲然不屈，而能在窮境中開拓生路的機略的。

大隈之政治上的理想，就是議會政治的完成和政黨政治之確立。他不但用它來做自己的政治之立腳點，而且還用它來做抵抗薩長政治家的根據地。對於大隈，憲政之進步發達，即是他的政治上的生命。先年伊藤、黑田等之所以拉攏大隈入閣問政，就是想藉他的力量來作大隈的生命之所寄的實施憲政的準備和應用。

果然，日本的憲法，終於於明治二十二年二月十一日頒布出來了。

而最初的衆議院議員之選舉，則是於一八九〇年（明治二十三年）七月舉行的。其結果如左：

大同俱樂部五五名

愛國公黨三四名

自由黨一六名

九州進步黨二一名

改進黨四五名

保守黨一八名

自治黨一七名

中立及其他九四名

總計三〇〇名

其中，大同，愛國，自由，改進，九州，進步等五個集團，都是在野黨；而政府黨

及中立派，則爲保守；自治兩黨和農商務大臣陸奧宗光所統率的官吏組。

自從議員被選舉出來之後，各在野政黨爲着要和當時的藩閥內閣對抗的緣故，曾經進行過民黨聯合運動。大隈對於這一運動是很贊同的。因爲從他自己多年的經驗中，他很明白：各在野政黨之相爭，能夠得利的，只有藩閥政府。可是，由於內部的意見不能一致，大隈所指導的改進黨終於沒有跟其他在野黨聯合起來。

第一回議會是在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召集的。在開會期間，自由和改進黨兩黨是一致行動的，所以把預算加以修正，通過了。而這預算的修正，對於政府，自然也不算什麼大打擊；然而，那至少使人們曉得：若是不顧在野黨的威力，憲政的應用就不可能。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不小的成功。

第一回議會開過以後，一方由於政府公然敵視民黨；他方由於政府使出操縱議員的手段，弄得議員們有腐敗的傾向；結果，自由和改進黨兩黨復有

合作之議。大隈和板垣且因此而拋棄從來的政治上的嫌隙，實行會見，議定兩黨提攜辦法。

可是，政府卻把他們的會見看作對於當局的挑戰。並且，他們還以為：大隈乃是個現在樞密顧問，如今卻公然跟政府反對黨首領板垣會見，這分明是紊亂官紀。因此，政府就決定把大隈的官職撤掉。

在這種情形之下，大隈自然是沒有多大辦法的。於是，他只好以身體不健爲口實，提出辭呈，將自己完全變成了在野之身。

一四 松隈內閣和隈板內閣

一八七三年（明治二十九年）九月，大隈和薩派的松方正義相提攜，組織松隈內閣，再行置身於中心政治舞臺。這是離開黑田內閣以後的第七年。從十四年政變到黑田內閣之間，也恰好經過七年的辰光。

大隈爲什麼會跟薩派的松方合作呢？那情勢，仍然跟他和黑田合作的時候一樣：薩派爲長州派所壓迫，氣勢很是衰弱；因此，爲要跟長州派對抗，成了當時薩派之中心人物的松方，在事前就已經和大隈所指導的進步黨（是二十九年三月一日以改進黨爲中心，再加上革新黨，大手俱樂部，財政革新會而組織成功的）取得聯絡。所以，當伊藤要求他入閣的時候，他就提出與大隈同時入閣的條件。

松方之着手組織內閣，是在九月十八日。首先，他就去訪問大隈，徵求他的意見，和要求他的幫助。十九日，大隈就在首相官邸中跟松方、樺山、高島等薩派領袖會見，力說閣員的連帶責任和言論、集會、結社、出版的自由。樺山諸人對於這點是抱着異論的；直到二十一日，松方訪大隈於早稻田，再度會談之後，才把意見弄成一致。於是，松方就馬上上奏章，於二十二日舉行了就任式。

這一內閣，自從成立以後，當然也做了不少的事情；而其中，可以認為他們的功蹟的，則有改正報紙條例，廢除出版物之發禁，確立金本位制度等等。不過，松方是個優柔寡斷的人物，其他薩派要人如樺山、高島等也是非常頑迷的，到底不能和大隈及進步黨始終相容。所以，不久，薩派和進步黨遂中止提攜，大隈也離開了內閣。

自從大隈離開內閣之後，松方本欲轉換方向，企圖跟自由黨提攜；但對方不但不接受松方的提議，而且，還跟進步黨聯合一起，在議會中提出內閣不信任案。松方知道大勢已去，只得解散國會，實行辭職。

繼松隈內閣而出現的，就是第三次伊藤內閣。

但，伊藤內閣是和各民黨弄得很不好的結果，在第十二次議會裏，各民黨就一致反對政府的增稅案，以二百四十七票對二十七票否決了政府的提案；於是，議會再被解散。

這事情，激成了民黨更進一步的團結，六月廿二日，大隈和板垣等都捨去舊嫌，實行合作——組織新黨，定名為憲政黨。於是，民黨的氣勢簡直有如潮湧，使得政府和藩閥都爲之震驚，屢屢召集元老會議，討論善後方策；但結果卻終於找不出什麼辦法。

看見了這種情形，伊藤就打算把後繼內閣讓給隈板兩人，使他們組織憲政黨內閣。最初，有些元老是絕對反對的；但後來，因爲大家都不願意負責，所以，結果還是依照伊藤的主張，把內閣交給憲政黨。

這樣，六月二十七日，大隈和板垣就受命組閣。但，因爲進步，自由兩黨之聯合，只是在形式方面內容並未見一致的關係，在勢力的均衡和位置的分配上都很難處置。所以，一直延遲到三十日才決定一切，舉行就任儀式。大隈擔任首相兼外相之職，而板垣則當內相（內務部長）。

這隈板憲政黨內閣，在日本憲政史上，可以說是政黨所組織的最初的

內閣。在這種意義上，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同樣，對於大隈，管這一內閣究竟有無成績；但，也總算多少具現了大隈多年所祈求的政黨政治之理想。這在大隈的生命史上，也是值得記述一筆的。

然而，所謂憲政黨究竟是不統一的，就在用人方面，也顯然還存在着原先的自由黨和進步黨的門戶之見，甚至連大隈和板垣兩巨頭也時常不能有一致的見解。所以，到十月三十日，這第一次的政黨內閣終於因爲內訌而瓦解了。

一五 第二次大隈內閣

一九一四年（大正三年）春，山本權兵衛內閣倒了；於是，那作爲在野巨頭，已經完全從實際運動離開，對外則爲日本外交輿論之代表，對內則站在文化運動之前頭的大隈，乃不得不扶着七十七歲之老軀，重行出現在政

治的舞臺上。

當時的日本政界，那在過去五十年間把政治完全壟斷了的薩長藩閥的勢力已漸衰弱；但代表多數國民輿論的政治還未實行——雖然機運已經將要成熟。

的確，破曉的鐘聲已經響起來了。但，究竟誰個將站在這一大轉換的歧路上去指示政治所該走的途徑呢？這卻還不曉得。大隈就在那兒現了出來。那時，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一般地，薩長劇已經終止，此後將表演起國民劇來了。他就是作為國民劇之揭幕人，而且是唯一的脚色而出現的。這也就難怪當時的輿論所以會跟暴風雨般地歡迎他的出現了。

然而，政權可不是直線的地從山本內閣交到大隈手裏去的。這其間，是經過了不少的迂迴曲折的。薩長藩閥的遺老們如山縣松方等，始終不打算拋棄他們的傳統成見，始終不願意把政權拿給藩閥及其系統以外的人們。

他們會開過多少次的元老會議，極力探究繼任的人物；無奈總不能在他們自己的巢穴中找到適任者。最後，實在再也找不到別的辦法了，才由井上馨的提議，決定從早稻田把大隈請出來。

四月十三日，大隈就受命組織後繼內閣。

大隈內閣的大事業，就是參加歐洲大戰。歐洲大戰之參加問題，是一個非常嚴重而且複雜的問題。它不光是一個國際問題，而且還可以直接間接地影響到國民的生命財產和國勢的盛衰。因此，大隈內閣之對於這一問題，是經過了慎重考慮，探討之後，方決定下來的。

大隈內閣曾於一九一五年（大正四年）因所謂大浦事件而改造過一回。所謂大浦事件，就是內相（內務部長）大浦氏在選舉期間，爲着選出多數的政府黨議員，而用錢收買了政友會的不平份子的瀆職事件。一經政友會方面的人加以告發之後，這就成了很嚴重的法律問題。結果，大浦不得

不辭去內相之職，同時還辭去爵位，退隱鎌倉。但在閣僚當中，頗有主張內閣全體對於此事應負連帶責任，而實行總辭職的。因此，大隈就收集各閣僚的辭表，提出總辭職。可是，沒有得到許可；結局主張連帶責任的加藤高明、若槻禮次郎、八代六郎等，就只好離開內閣，而代以高田早苗、箕浦勝人、石井菊次郎等，算是把內閣部分地改造了。

可是，一般薩長的元老們，對於大隈內閣是始終採取着干涉壓迫的手段的。一九一六年（大正五年）十月四日，大隈終於在元老們的脅持之下，提出了辭呈。

辭職以後的大隈，又回復到了先前的早稻田伯爵時代，參與各種文化事業，廣招內外賓客，議論風生，縱談政治、社會、外交等問題，而爲一世所器重。大正九年八月他曾到日光去拜謁天皇。在途中，就覺得心緒不佳，遂至臥病。

一九二二年（大正十一年）一月十日午後四時三十八分，這縱橫一世的日本明治維新的大英雄，終於跟落日的沉入大洋般地停止了。他最後的呼吸。

一六 結語

現在，筆者總算已經把大隈的一生介紹於讀者諸君之前；雖然是因爲篇幅關係，未能十分詳盡從大隈的終生事蹟中，我想，讀者諸君，當然會認出大隈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而加以各種不同的評價的。不過那些評價，究竟有幾分正確性，妥當性呢？這點，就是連諸君自身也不敢自信的地加以斷定吧。因此，筆者爲着要給大家做個參考，就覺得有在這最後一章裏，將大隈所處的時代，所做的事業的意義等等，握要地加以闡明，評定之必要。——

毫無疑義地，大隈乃是明治維新時代的一個大偉人，大政治家。

所謂明治維新，若從其社會的內容說來，則它乃明顯地是一種布爾喬亞革命。

原來日本社會，自從由遠古的農業共產社會出發以來，其間經過了封建國家的冗長的過程，那從戰國時代末期就萌了芽的經濟生活上的近世特徵，在德川幕府統治的二百五十年間，已經漸次成爲根深蒂固的東西。到了德川末期，則早期資本主義早就成了經濟上的不可搖動的根本特質。因此，這經濟生活條件就不能不跟上層建築的封建制度發生激烈的衝突。結果，封建制度成了阻礙社會發展的，非加以突破不可的桎梏。而明治維新之目的，就是在於除去典型的地主支配形態的封建諸侯制度，開拓到資本主義生產的大道所以說，明治維新乃是個布爾喬亞革命。

在布爾喬亞革命的明治維新時期裏，那掌握了許久的統治權的武士階級，最先就有德川慶當的大政奉還，其次復有明治四年的廢藩置縣，就是

這樣地，一步一步地把權力移到明治政府手裏去。但取得了政權的新的階級，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夠照原樣地把舊的政治組織繼承過來的。反之，卻有把它破壞之必要。於是，明治政府就不能不把權力重新編制。當着這權力之再編制，而作為明治政府之基準的，則為西歐式的布爾喬亞統一國家。

大隈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裏作為一個政治家，革命家而活動着的。因此，我們若是把大隈的思想，行動，事業和這一時代聯繫起來加以觀察時，則將很自然地發見其中的因果關係。而大隈所抱負的政治主張（如提倡廢藩置縣，組織政黨，主張議會的政黨政治等等）也將可以說明他是個布爾喬亞派的代言人進步的布爾喬亞的政治家。

不過，在這兒，我們須得指摘出來的。就是將日本的明治維新，跟西歐的布爾喬亞革命比較起來，是具有頗為特異的性質的。那就是在西歐，布爾喬亞革命的指導者，乃無條地為布爾喬亞派；而在日本則由於閉關自守的結

果，使得町人（商人）階級的階級結成很是幼稚，薄弱，因此，社會變革的指導權竟落到了和封建勢力很有血緣關係的下級武士手裏。這就是作爲布爾喬亞的明治維新之所以會失去其徹底性，明治政府之政治改革所以會變成中途半端的原因。結果，從明治七年起，明治政府且一變而成薩長勢力的藩閥政府，對於設置議院運動及其他民主主義運動竟加以猛烈的壓迫。

這點，很可以說明大隈爲什麼始終和藩閥政府不相容，爲什麼始終都受薩長派的排擠；而且，從這被排擠，被歧視的事實當中，我們也就不難知道，大隈究竟是站在最進步的布爾喬亞觀點和立場上面的。

講到大隈的功業，則因爲他乃是個政治家之故，自然它的中心也就應該在政治方面。但，關於這點，在本書各章中已有記敘，此處可以不再贅述了。不過，在這兒，還值得着重地提起的，乃是在文化方面的貢獻。

大隈不但是一個能幹的政治家，同時，在文化（教育）方面，他也是一

個積極的創造者和建設者。如上所述，日本最負盛名的私立大學之一的早稻田大學，就是由他一手創辦成功的。因為大隈在政治上乃是個民主主義者，所以，他所創設的學校，也就以學問獨立為標榜，盡量把民主主義的精神灌輸給學生。在這一點上，大隈的希求總算沒有落空。直到現在，早稻田大學在日本都還是以一個比較自由，開明的學府而屹然存在着，跟那些頑固保守的官立大學（如帝國大學等等）實不能同日而語。所以，就祇是在這件事情上面，也很可以充分地證明：大隈對於日本近代文化（教育）的功績實在不小。

總之，大隈對於近代的日本，實在有着不少偉大的貢獻。這也就難怪他會被他的本國人和外國人一致公認為近代日本的大偉人了。

大隈晚年，有一次，曾經對早稻田大學校友會會員們發表演說。其中有幾句話是這樣的：

「……我等一生的目的，即是過去五十年間奔走於政治的唯一目的是什麼呢？那就是想要使得日本國家跟世界列邦並肩而立……」

這，在讀過大隈的傳記的人們看來，應該覺得沒有半點誇張的成分吧？

開明中學生叢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孔 | 子 | 周予同 | 班 | 超 | 周振甫 | 玄 | 樊 | 宋雲彬 | | | | | | | | | | | | | | |
| 王 | 安 | 石 | 盧芷芬 | 王 | 陽 | 明 | 宋雲彬 | 哥 | 倫 | 布 | 劉麟生 | | | | | | | | | | | |
| 達 | 爾 | 文 | 賈祖璋 | 赫 | 克 | 爾 | 張資平 | 拿 | 破 | 崙 | 金仲華 | | | | | | | | | | | |
| 蕭 | 伯 | 訥 | 徐懋庸 | 東 | 漢 | 黨 | 錮 | 周振甫 | 東 | 林 | 與 | 復 | 社 | 王 | 崧 | 莊 | | | | | | |
| 晚 | 明 | 流 | 寇 | 王 | 崧 | 莊 | 鴉 | 片 | 戰 | 爭 | 丁 | 曉 | 先 | 戊 | 戌 | 政 | 變 | 張 | 同 | 光 | | |
| 歐 | 洲 | 文 | 藝 | 復 | 興 | 傅 | 東 | 華 | 產 | 業 | 革 | 命 | 劉 | 叔 | 琴 | 國 | 際 | 聯 | 盟 | 張 | 明 | 養 |
| 俄 | 國 | 革 | 命 | 張 | 明 | 養 | 明 | 治 | 維 | 新 | 李 | 季 | 谷 | 美 | 國 | 獨 | 立 | 胡 | 伯 | 羣 | | |

每册一角二分

開明書店印行

K390

民國廿六年七月初版發行

書價 零售 一角二分
(外埠 郵費在內)

開明中學學生叢書
“大隈重信”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著者 任鈞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章錫琛

印刷者 上海梧州路三九〇號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五七四八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交通路
南京太平路長沙南陽街
北平楊梅竹斜街武昌胡林翼路
開明書店分店

本書已照著作權法呈請內政部註冊

78

400372



改正
C
3.137.4
角